

青春万岁

——读《轶笔华笺》

□ 刘刚

王蒙说：“文学是对青春的挽留，青春没有了，但文字还在、语言还在、梦幻还在。”

区作协会员冀江南先生的《轶笔华笺》，以青年大学生之间异地往来书信的形式，讲述了在21世纪之初，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纯情年代，来自长沙同一所中学的几位男生女生，在迈入大学前后，由于性别、性格、家庭、志趣不同，共同演绎着青春烦恼和不一样的爱爱情愁。阅读冀江南先生的这本书，那些美妙、精彩的句子频频跃入眼帘，如同一道道极光划过夜空。就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：“一部经典作品，就是一本我们初读也好像重温的书。”

“好把音书凭过雁，东莱不似蓬莱远。”确实确实，《轶笔华笺》把我们带进了青春的美好世界，让我回忆起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相信广大读者会像我一样，手捧此书，就像行走在高等学府的广场上，沉浸在青春梦想的时空里。同乐则乐倍之，分忧则忧半之。有人唱，有人听，每个人的青春都像一首歌。《轶笔华笺》以同学少年之间书信的形式落笔，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。虽然书中每个人的履历各不相同，而且性格迥异，但每张信笺都可以慰藉彼此漂泊的心灵。大家在书信往来中加深了解，在相互扶持中一起成长，为各自的青春留下了属于自己不灭的印记。

自古以来，爱情一直被人们歌颂着，因为爱情是美好的、神圣的，是人性之美的最

高境界。如王国维先生归纳的：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或者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描写的“挥一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风华正茂、才华横溢、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年，出自北大、复旦等名门学府，经过风霜雨雪的磨砺、爱恨情仇的洗礼，逐渐成熟，踏上属于各自的精彩人生。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有所不同，未来也不可预测，所谓的完美人生也许只是属于少数人的，在普通人的世界里，也许人生路上没有那么多的披荆斩棘、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，但每个人都奋斗过、爱过、恨过甚至哭过。只要心中有爱，心中有梦，无论是否成功，都有一路友情陪伴和汗水浸润，无愧于青春，无愧于自己的流金岁月。

冀江南先生以书信为主线，讲述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校园生活、同窗情谊、青春梦想、自我成长乃至家庭变迁，至少有两层不同凡响的意义：

其一，它为我们打开了当代校园文学的另一扇窗户。作者以一种崭新的写作手法进行构思，字里行间都是男女青年的内心独白，有烦恼、有怀疑、有爱情、有悲伤。我认为它是更适合新时代大学生看的文学作品，也可说是别具一格的青春文学，蕴藏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其二，它是独创的、富有个性化的、非卡夫卡式的模仿。小说的构思明亮、畅快，人、事、物清晰显现，没有刻意的迎合，没有晦涩的修饰，以解

构的笔法描写男女青年彼此心灵的脉动与纠结，人情入理，坦坦荡荡，一目了然。这给校园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突破，如盛放的焰火，让读者目不暇接，受益匪浅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、启智增慧、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，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，树立崇高理想，涵养浩然之气。”青春的爱情，总是与相思、美丽和幸福联系在一起，让人无限遐想。《轶笔华笺》通篇把青春渲染成主色调，把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读完此书，我收获满满，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先生说过的那样：“无限相信阅读的力量。”青春里有“少年天才，挥斥方遒”：年仅弱冠的王勃写就了名作《滕王阁序》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他那种对生活的修辞和对美好的铭刻达到了惊人的高度，意境恢弘。

青春里有“朝朝暮暮，你依我依”：李清照在《点绛唇·闺思》中为词：“寂寞深闺，柔肠一寸愁千缕。惜春春去，几点催花雨。倚遍阑干，只是无情绪。人何处。连天衰草，望断归来路。”

青春不老，文学不老，生命不老。让我们永远保持着青春的心态，珍惜青春美好时光。愿青山常在，归来仍是少年。



那么旧，那样新

□ 张佳豪

它们旧得头发花白、牙齿掉光却又让人耳熟能详；它们新得胸口挂剪刀——别出心裁且一枝独秀；它们已存在千年，且必将延续下去；它们那么旧又那样新，且必然生生不息。

《咏鹅》是我会背的第一首诗。初唐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，我七岁时仰天长啸“鹅、鹅、鹅”。如此看来，我与神童也算是有过共同点。时至今日，此诗早已旧得褪色。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，我在不知不觉中自视甚高起来，渐渐地不太看得上这类“小孩写的东西”了。

突然，一位没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七旬老农凭着一首《咏鸡》斩获国家级文学奖，当我看到“鸡，鸡，鸡，尖嘴对天啼。三更呼皓月，五鼓唤晨曦”的时候，才猛然意识到，原来那么旧的诗句，竟又那样新。如此看来，像那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或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之类，也当新颖别致了。因而，我不敢再轻看那些旧时词句，并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有了新的想法和感悟。

如，《诗经·邶风·击鼓》中“死生契阔，与子偕老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一句——不管聚散还是死活，我们早已立下誓言。让我牵着你的手，与你一起到老。只怕你我相离别，没有缘分再相见，无法实现那誓言。其实这首诗写的是打仗时候战士们在战场盟誓，场面相当壮阔，而现在大多用在爱人、情侣之间

了。由旧至新，唯一不变的是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最浪漫的誓言。

原来，那些诗词歌赋从来都不是老套枯燥、一成不变的，它们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与时俱进、历久弥新。

于是，当我烦闷苦恼，总能想到《黍离》篇中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；当我听到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”，才明白《子衿》中那句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”；当大宴宾客、满座皆欢，可吟诵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；当秋意渐浓或雨雪霏霏，则慨叹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；当家国受难便同仇敌忾高呼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……

于是，我在茫茫夜色中明白“江水流春去欲尽，江潭落月复西斜”，感慨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或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；在蒙蒙细雨中感叹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描摹“浮天水送无穷树，带雨云埋一半山”，只觉“幸遇三杯酒好，况逢一朵花新”……

于是，《诗经》那么旧又那样新，《楚辞》《乐府》、唐诗宋词元曲亦是；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是，从唐尧虞舜到春秋战国亦是；旧的是典籍、历史，新的是发展、体悟。如汤之《盘铭》曰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；又如老子《道德经》曰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也……

盛夏小院乘凉夜

□ 张天成



许多年后，每每于夏日回到故乡，看到小院里干涸的老井、沧桑的古树、斑驳的院墙，我总会想起儿时的夏天。那时一到晚上，一家人便会坐在小院里乘凉消暑，闲聊家常，日子过得简单而美好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乡村的夏夜温柔且治愈。太阳落山后，暑气慢慢消散，聒噪的蝉鸣逐渐稀薄，凉爽的晚风夹杂着淡淡的草木香吹进小院，惬意无比。此时，屋内还有些闷热，所以晚饭多在小院里进行。夏夜的伙食很简单，母亲从小菜园摘来新鲜带刺的黄瓜，切成细丝，再调一份香喷喷的麻酱，把煮熟的面条在刚打上的井水里过一遍，劲道爽口的麻酱凉面便做

好了。我们端着碗，直接蹲在台阶上，靠在大树下，大口吃着面，畅聊着白天发生的趣事。

小院里有几株葡萄树，每年盛夏，碧绿的藤蔓交织缠绕，形成一个天然的遮阳棚。吃过晚饭，父亲便会到葡萄架下乘凉，沏一壶清茶，躺在摇晃的藤椅上闭目养神。父亲有台老式收音机，每天循环播放着刘兰芳的评书、马三立的相声，他百听不厌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密密匝匝的葡萄叶哗哗作响，立刻有一种舒适的凉意。一串串浅紫色的葡萄如风铃般垂下，整个小院都氤氲着淡淡的清甜气息。

月光如水，静谧地洒落在大地，为小院铺上了一层薄纱。

母亲将凉席铺在地上，我和姐姐光着脚丫在上面玩耍，缠着母亲给我们讲故事。母亲摇动着手中的蒲扇，给我们讲《哪吒闹海》《封神榜》《宝莲灯》等神话传说，听到刺激的片段，我们大气不敢喘一下，一头扎进母亲怀里。

忽然，小院的菜园里有微弱的光在闪烁，忽明忽暗、若隐若现。“是萤火虫！”姐姐喊了一声，我们瞬间欢呼雀跃起来，顾不上穿鞋就去捕萤火虫。我脱去身上的背心，追着光亮胡乱扑打。姐姐拿来捕虫网，对准橙黄的亮光轻轻一扣，几只萤火虫便困于网中。我们将捕到的萤火虫放在空玻璃瓶中，点点亮光汇聚在一起，如梦如

幻，为夜晚增添了一丝浪漫气息。姐姐一边提着瓶子，一边哼着熟悉的童谣：“小小萤火虫，飞到西飞到东，这边亮那边亮，好像许多小灯笼。”

不一会儿，我们便跑得满头大汗，身上也被蚊虫咬出很多小红疙瘩。母亲拿来花露水，给我们轻轻涂抹在痒痒处，清清凉凉的感觉瞬间遍遍全身，花露水的芳香也弥漫开来。

这时，父亲从藤椅上起身，在院里支开一张小方桌，从井里取出冰镇西瓜，给我们分瓜吃。随着“咔嚓”一声，西瓜一分为二，凉气四散开来。咬一口被井水泡过的西瓜，冰凉沙甜，汁水直流，丝

丝凉意沁人心脾，暑热也驱散了大半。每次吃完西瓜，我的衣服总会被瓜汁染上红色的小点点，母亲看到后，免不了唠叨几句：“吃慢点，没人跟你抢！”

玩累了，我就去角落的大铁盆里洗个澡，盆里的水经过一天的曝晒，温乎乎的，能洗去一天的汗渍与疲惫。夜深了，困意袭来，我们才不情愿地回到屋里，伴着吱呀吱呀转动的电风扇声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夏夜的小院，藏满了童年的欢声笑语，也承载着浓浓的乡愁。那是一段温暖而美好的岁月，也是游子心灵深处的寄托与慰藉。